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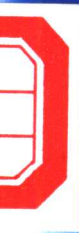
新浪热力推荐

张非非◎著



一样的月光

◎ 最感人的校园网文 最美好的青葱故事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sina** 新浪热力推荐

123338

I 247.5
1047



一样的月光

张非非◎著

RBR11/05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样的月光/张非非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ISBN 7-200-05947-1

I. 一…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7492 号

一样的月光

YIYANG DE YUEGUANG

张非非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000 20 开本 9 印张 16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7-200-05947-1

I·897 定价:17.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作者简介

张非非，原名张航，1978年出生。
黑龙江人，女巨蟹，2000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目前在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爱好摄影、听音乐、写歌、讲故事，曾在报刊上发表小型作品若干。
《一样的月光》为第一部长篇小说。

选题策划：张秋月 周莹

监 制：李树青 陈飞

项目统筹：陈飞 周莹

责任编辑：周莹

责任印制：李文宗

封面设计： 润和佳艺 | 温都苏

1

疯狂一夏的松花江水终于被成千上万的人民子弟兵用人墙挡在了防洪纪念塔下，城市上空依然弥漫着潮湿的味道。大势已去的洪水吞没了我们302寝室曾经野餐烧烤的江心岛，苟延残喘地舔舐着防洪大堤。水天一色映照看夕阳，明明晃晃浩浩荡荡，看上一会儿就叫人眼晕。

我跳上104路辫子车，朝市中心方向的F大街缓缓移动。

里外3层的民宅、商场包裹着车水马龙的大街，这座城池多像一个巨大的汉堡啊，而FOX西餐酒吧门前的F大街就是汉堡中央那条金黄酥软的鸡腿，在夜色中香气四溢。这城市里数不清的红男绿女，黑胡椒样地撒向鸡腿上的酒吧、迪吧、KTV，与各式的霓虹灯火黏腻成一体，永不分离。

夜幕降临时分，我一脸清纯地端坐在FOX西餐酒吧价值8万多的白色三角钢琴跟前，100多根日本琴弦金灿灿地晃着我的眼睛，似呼啸而过的洪水，美丽而残酷。

今天是在FOX上工的第3天。

如今在哈尔滨青年文艺界已经小有名气的陈子衿跟酒吧的老板推荐了我，张卓然，一个学中文的业余选手。

想当年我和子衿上下翻飞着冻僵的手指，为了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而勤学苦练的情景还时常在梦里重现：子衿豁了颗门牙的小嘴里飘出来的白色呵气，氤氲在我们老家那个边境小城第一小学冰冷的地下室，穿透了岁月依然那么清晰。

一样的月光

我们在岁月里快乐地穿行着，好像彼此的影子，最后还一起迈进了省内名头响亮的 C 大。我靠不错的成绩和钢琴九级证书，保送到百无一用却名声在外的中文系，子衿则凭着一手感天地的好二胡考进了艺术学院音乐系。她两年时间熟透冰城文艺界，课余在四星级酒店拉上一场，轻松进账 200 块。得意之余还没忘了铁打的姐妹我，在某次汇聚各界名流的酒桌上替我搞定了这个薪金不菲的差事，每周 3 次，不用化妆，只消一袭白裙坐在这里弹些浅显的曲子。

我“哗啦哗啦”翻着谱子，痛快地往回赚着当年爹妈从衣食里挤出来的昂贵学费。托二老的福，我和那些只会用即兴伴奏手法糊弄群众的琴手有本质的区别。汤普森、车尔尼和绕死人不偿命的巴赫先生用不朽作品练就了我扎实的指法，子衿每逢钢琴考试逼近就咋呼着要和我使乾坤大挪移。

FOX 西餐酒吧的客人大多是城里有身份的阶层，来这儿谈谈生意或约约女朋友、会会情人什么的，他们中意的是这里格调不凡的装潢，几杯下肚水到渠成该干吗干吗去了，很少有闲极无聊整夜泡的。8:30 一到，我便准时收工，穿金边马甲的服务生们每天都和我说“拜拜，路上小心”之类的话，让人心里觉得挺舒坦。吧台管账的那个叫菲菲的漂亮女孩还笑眯眯地告诉我，手机都响了 3 遍了。我从书包里拿出手机一看：9:00，老地方不见不散，陈子衿。

子衿跟母姓，虽然是发小的朋友，可她这个怪名字蕴意到底何在，我去年才刚刚弄懂。当“四大美讲”之一的“古文苏”讲到《诗经》中的那篇“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时候，我豁然开朗了——我死党的名字原来是指一个男人的衣领。

红豆屋的气氛永远都这么一浪高过一浪。

红木方桌前围坐着 C 大儿女，新晋的小情侣们含情脉脉地捧着红豆刨冰，不时挖一勺填到对方嘴里。大四的姐姐们把小哈啤挥舞得叮当作响，嘴里还嚷着不醉不归。灯光昏黄的角落里窝着的永远是艺术学院那群为了颓废而颓废的男生，破烂牛仔裤上用丙烯颜料涂抹着抽象画，或者“我爱××”

的标语，这群傻小子最喜欢在留言本上走笔龙蛇，画出来的乱马比高桥留美子还正宗。可看到他们我就有飞奔到普照寺削发为尼的冲动，因为这些不长进的小青年居然用一样的橡皮筋扎着和我一样的马尾。

我习惯性地向吧台寻找子衿，这位姐姐向来都往最招风的地界盘踞。果不其然，那两条长腿正悬在豹纹短裙下不耐烦地晃荡着，跟个山寨二当家似的，远远瞧见我，还一个劲儿地朝挂钟翻白眼，翻得我直迷糊。子衿的脸蛋上镶着一对天下无敌的凌厉眸子，别人放电，她放箭，而且器无虚发，从厚厚的刘海下放射出来，扎在每张无辜的脸上。

“姐姐你催命啊，才晚了10分钟而已，小妹我又不是机器猫，插上根竹蜻蜓就能飞来。”十几二十年的交情里，我已经习惯于向子衿赔笑，绝未曾想过她会先我而笑：“我们家的小才女呀，姐姐有大事儿求你。”

子衿开口求人的时候不多，这会儿轮到我翻白眼了，过了这村可没这店，此时不翻更待何时？

“一个不留神我就背上了振兴音乐系的历史使命，你可不能见死不救，眼瞅着我成为师门的罪人！”子衿双手奉上一杯红豆刨冰。

“免礼——多大的事儿啊，值得艺院第一号侠女亲自出马？”我接过刨冰抚慰着冒烟的嗓子。

“哼，还不是阎权那个贱人，把国庆专场这么高科技的工程交给我了，这不成心难为我吗？就没见过这么酸性的男人，记仇吧他？”

“阎权？记得你俩私交蛮不错来着……”我硬憋着没把刨冰喷出来。

“哼！你当自个儿没事儿人了是吧？”子衿用眼神剐了我一下，也“扑哧”乐出声来。

那个阎权是子衿他们系的学生会主席，上大二时托子衿约我去动物园，放着好好的大门不走，神秘兮兮地带领一行人绕到墙外一个土包上，带头翻进了动物园，大家正面面相觑的工夫，就听里面一声高喊：“站住！年纪轻轻的逃票不嫌丢人吗？”结果阎权同学被动物园巡逻大爷足足训了半个小时，罚了20块钱。这件事被子衿宣扬得尽人皆知，害得阎主席颜面扫地，几乎

一样的月光

要与她绝交，也没再约过我。

“哎，张卓然，既然这份过节儿因你而起，你就得给我化解！即使不惯着阎权，我也得跟系里有个交代呀。节目单在这儿，策划就交给你了，反正这个你最拿手，我们未来的大主持人——”子衿又双手奉上一根电烤羊肉串。

我俩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会儿，红豆屋里人渐渐少了，一看表，9:40。我把节目单塞进包里说：“不早了，回宿舍吧，这事暂且答应你，就当报答你给我找的肥差。”

可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子衿白皙的脸上果然掠过一丝绯红的不快，“啪”地甩出50块钱把账结了。

虽然是发小的朋友，可由于子衿的家庭缘故，她有时大大咧咧，有时又敏感过度，比成年猫咪还难以捉摸。

“事成之后我该如何报答你啊，小姐？”果不其然，子衿听到我报答之类的话颇为不爽。我连忙乖巧地闭上了嘴，目送瘦高的她甩手而去。

回到寝室，刚跟大伙儿聊了一下江心岛被淹没的事就熄灯了。正准备钻进被窝进入卧谈阶段，只觉腹中一阵绞痛，连忙挣扎着起身奔向厕所。

老妈早就说过冷饮和油大的东西不能同吃……

40分钟后我拖着两条酸麻的腿挪向302室，迎面遇上了睡在我上铺的姐妹兼死党——步履同样蹒跚的团支书邱雪。

“咋了，邱雪，又让人挂了？”

“哼……”邱雪强打精神，“正统计咱班秋游名单呢，早点儿回去睡吧，别等我。”

邱雪和子衿都是天生靓眸，子衿一贯锋芒毕露，充满挑衅；邱雪却总是情深深雨蒙蒙的，满脸人善被人欺的柔弱。班里几位公子小姐隔三岔五耍耍脾气发发威，动辄不参加集体活动，邱雪都要逐个去哄。偏偏全系的子弟们好像都集中在我们4班，弄得她这个团支书越发跟丫鬟似的了。一见她那副低声下气好话说尽的样子，真想让那班子弟落到子衿手里去体验体验生活。

早饭桌上，邱雪一双烟雨蒙蒙的靛眼下挂着两个大黑圈，记得昨晚睡前都不见她回来，肯定又碰到钉子户了。

“唉……让咱班的人都凑齐真是难于上青天呀。”邱雪仰天长叹。

老大林箐问：“男生那边怎么样了？”

邱雪脸色更差了：“那3个新来的连人影都捉不到。”

一上午的古代文学课，只有林箐听得津津有味。我只记得睡昏过去之前，才华横溢却疏于边幅的唐老师正如若虚再世般深情吟诵着：“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醒来时，已恍若隔世，又要跟林箐借笔记了。自从古代文学老师由佳人换成了古董，324教室就变成了洪水过后的玉米地，挺胸抬头的少，伏地长眠的多，而林箐，当之无愧是最精神的那一棵。

“林姐姐，笔记借来抄抄。”我赔笑。

林箐居然没反应，直盯着唐老师发呆。

“林箐！”

“嗯？”

“笔记！”

“哦，哦。”林箐把笔记扔过来，满脸意犹未尽。每当她挂起这副表情，一准儿是要下课了。看来这一觉睡得刚刚好。

正忙着收摊，邱雪在后面捅我。回头一瞥，吃惊不小，这妞黑着一张脸伏在桌子上，挂了。我连忙搀起她回到寝室，在我的床铺躺下。

瞧邱雪那套奶油蛋糕状的铺盖，就知道她是个地道的豌豆公主，属于绝对经不起折腾的类型。302打两年前军训那天起就只得过一次流动红旗，还全靠林箐在邱雪那团软硬不吃的鸭绒被上罩了个微波炉箱子，蒙上白单挺拔起来。不过我将邱雪那床软塌塌的海绵褥用根电话线吊在了窗外，等检查团走了才拉上来，结果半夜邱雪狂叫着从被窝里扔出一只张牙舞爪的潮虫，就此病了3天，打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打这床铺盖的主意，流动红旗也彻底跟我们永别了。邱雪这会儿也没别的毛病，就是缺觉，躺在床上还跟梦呓似的伸

一样的月光

出3根手指：“就差他们仨，就差……”话没说完就跟撒手人寰似的没了动静。于是我一个不忿便拍着胸脯保证，借下午政治学习的机会替她拿下那3个新来的。

仨人原是上一届的，是几个没吃过苦的小子弟，尽情享受美女如云的C大生活，直到发生了去年轰动全校的打架事件，给中文系与体育系的矛盾又添上浓重一笔，同时也宣告了中文系屡战屡败历史的终结。

这仨哥们把体育系最嚣张的那小子堵在寝室里一番痛扁，一个不留神又让人家顺窗户逃了，刚想乘胜追击，才发现这是二楼。那小子不愧为校篮球队长，落地比猫还稳，直冲进校保卫处把他们告了。消息传到校长那儿，老人家十分震怒，当即一声令下：勒令退学。

C大校规洋洋万言，光是处罚条例就分了三六九等，所谓勒令退学，当然是仅次于开除学籍的一种严厉处分。可风声一过，在背后几个通天老子的活动之下，仨人又回来了，不过留了一级，记了个大过。

按说体育系那小子平时挺飞扬跋扈的，确实该有人替天行道，可“操刀”那仨小子横看竖看也忒让人来气。在全系百十余双眼睛的睽睽注目下，跟逛澡堂子一般懒散地晃荡进来。

叫杨光的那个，都挺大人了还跟女朋友穿卡通情侣装，那位学姐前襟是大力水手，他前襟是奥利弗。

名叫路晓滨的，据说3年换了6个女朋友，男模走秀般紧随其后，走在阶梯教室的过道上，神情气度却跟迎着海风似的。

最后的那个叫韩放，老是面无表情，背着一只墨绿色的大帆布书包。

跟这路分子沟通，看来还真有点儿难度。

“3位同学，我是4班文艺委员，我叫张卓然，受咱班团支书委托，通知你们参加9月20号的秋游。这次是全系活动，如果没有特殊……”

“哦？以前在文艺专场见过你，舞跳得不错嘛，这届文艺部长我们都选你啦，啊哈哈——”杨光拿出他爸爸接见晚会演职人员的腔调，跟俩同党哗众取宠，立马招来一阵怪笑。路晓滨小眼眯眯那一出真让我纳闷，怎么他就

能泡上校花呢？韩放连眼皮都不抬，在那儿端个诺基亚玩贪食蛇游戏。

“那就多谢支持了。顺便提醒你们早点儿把行装打点好，这个季节山里好像挺凉的。”我的群众路线向来是真情互动的。

“哎呀，我有关节炎，我妈说连江边都不让我去！”

“多少钱我们照交，人不去行不行？9月20号那天我爷爷过生日——”这两人一个装天真一个扮忠孝节义，跟我抬杠兴致还挺高的。当我再也没话说的时候，低头瞧了瞧一直没吭声的韩放，韩放也抬头望了望我，“铤儿”一声，老长的一条蛇撞墙死了。

任务居然没完成？看来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磨炼。

接下来的日子里，邱雪像个女唐僧似的，磨唧得大家都想呕吐了，还打入敌人内部陪吃陪玩陪聊，终于把那群顽固分子悉数拿下。这次秋游，4班破天荒出了个满勤。出发那天，路晓滨同学还从他爸手下借来一辆漂亮的中巴，全班同学外加学姐和校花两名特邀嘉宾在其余3个班艳羡的目光中体面地踏上了征途。

2

车子在旷野中飞驰，车里的人都在秋日阳光中慢慢慵懒下来。邱雪在刚过收费站那会儿就眼皮打架，这会儿正张着小嘴梦游仙境呢。不知不觉，我也被她催眠了。

一觉醒来，只见邱雪换了个舒展的姿势正赖在我肩上酣睡。我一抬头，对面一双眼睛正安静地望着我，撞上我的目光又装作若无其事，“铤儿铤儿”

一样的月光

地玩他的贪食蛇。

那家伙手机电力还挺足，绿光四射的，把一张脸映照得好像小恶魔……可这大中午的，不至于这么绿吧？向窗外一望，我的心差点儿沉进胃里。天色晦暗，早晨那轮一丝不挂的太阳已然被乌云缠了个结实。我连忙推醒邱雪，邱雪揉揉双眼说：“天黑了？不能啊，这不才中午吗？”说完一个箭步冲到挡风玻璃前紧张地望天，只见前方一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黯淡，比邱雪的脸色还阴沉。

越过一面高坡，便到达了那片红砖碧瓦的目的地。大家在镇子里下了车，住进一幢临街的小洋楼。

把家当扔在床上，来到露天阳台里极目远眺，满眼绿意盎然，好不惬意。若不是秋风吹得身上有些发抖，真看不出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北方飘雪的时节了。

我都陶醉了大半天了，另外3辆大客车才驶进了小镇，在楼下一字排开，各班人马把行李搬进了旁边几幢小楼。辅导员小康老师高亢的嗓音在四处回响着：“天气有变，大家带好雨具，加足衣服，午饭后准时在楼下集合登山——”

雨具？真是搞笑，我们系谁看起来也不像诸葛亮投胎转世啊。

每逢集体就餐，我们4班就无端地多出几副碗筷——有人单独下馆子去了，还有人说没食欲干脆不出现。邱雪的小脸又拉长了。虽然内务不过关，人也面面的，可我敢保证邱雪是天下间最敬业的团支书，和风细雨背后总蕴藏着那么点儿强迫性人格。

2班文艺委员温冰挂着一脸喜庆凑过来，亲热地拍了拍邱雪的肩膀：“雪儿，干吗愁容满面的？出来玩可要开心点儿，快给我笑一个！”语罢还微笑着环顾四周，带来一阵春风化雨般的气息，要不怎么叫温冰呢。可我一听她那声“雪儿”，后背就陡然伫立一层鸡皮疙瘩。

邱雪对这股春风显然十分受用，两人嘀咕了半天，只听温冰言笑晏晏道：“那我可就跟你们4班混了！”

“当然，你要敢不来，我可上2班揪你去！”

“一言为定！”温冰挥舞着春风的翅膀飞回2班领地去了。

待温冰飞远了，林箐悠悠地说：“今年该从咱们这届竞选系学生会干部了吧？”

老大就是老大，永远都比我们这群没心没肺的丫头站得高，看得远。我恍然大悟，跟在先知身后思考着。丁小彤也从西瓜上抬起脸，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这还用选吗？主席宋家文，团支书汪洋，文艺部长张卓然，体育部长江涛啊……”小彤就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一年四季穿着淑女屋的衣服，提到江涛就两眼放光。

“集合了，集合了——”小康老师打断了我们的议论。

下午1点整，中文系大部队准时向顶峰进发。我只背了个摄影包，邱雪的包却大得令人咋舌。1班江涛说：“邱雪还带了个活动帐篷啊，你们4班想得就是周到。”差点儿把大家乐翻。地球人都知道邱雪的背包里向来除了吃的就是喝的，连手纸都不会多放一张。

乐够了，我掏出相机给大家“喀嚓”了一组片子，正调焦的当儿，从取景框里看到了温冰，正和邱雪一起亲亲热热地拾级而上呢。

我就纳闷了，这温冰老上我们4班掺和什么呢？挺妩媚一女孩子多叫2班男同胞们牵肠挂肚啊。按说就算是为竞选文艺部长拉选票，论综合实力她温冰也只能排上第3号，一旦我失足落马了，后面还有3班文委呢，那可是我们系花，呼声绝对在她之上。况且我张卓然压根儿没什么落选的理由，现在系里大小活动全由我挑头张罗，也没少在全校拿奖。总而言之，温冰有点儿徒劳。

爬到半山腰，除了江涛，大伙都累了。这小子真是好体格，浑身挂满了1班女生们的包包，沿着山路健步如飞，一眨眼人影都不见了。

丁小彤和林箐在路边一个算命道士那儿蹭座，没话找话地问人家祖师爷是不是姓张名三丰，字君宝。邱雪那只软脚虾垫着背包瘫在了石头上，温冰也坐在一旁揉腿。

一样的月光

见邱雪的惨状，那仨新来的还算够意思，看来她拼了命的一番感化和拉拢确实收效显著，没有女朋友要照顾的韩放把邱雪的大背包拽过来，背在自己身上了。

突然，邱雪大叫一声：“哎呀！雨点！”

大家纷纷驻足看天的工夫，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砸下来，空气中登时弥漫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大队人马赶忙奔向附近的山洞，霎时间洞内便聚集了百十来人。

这山洞如涵洞一般两头贯通，山风夹着湿气在其中自由穿行，大伙都打着冷战抱怨天公不作美。

杨光的女朋友拿出纸巾仔细拍着脸，又丢了满地，见大家都在看她，“啪”地把小镜子一关，朗声给杨光出了道选择题：“暑假刚买的一双 NIKE，一千多港币呢，脏成了这样还怎么穿呀？杨光，你说我是扔了还是送给农村亲戚？”

杨光极为认真地思忖了一番，说：“我看怎么都行。”话音刚落，路晓滨和校花就在一旁肆无忌惮地讪笑起来，学姐悻悻地十分不悦。

大雨稍停，一多半同学蜂拥着朝下山的路去了。邱雪可怜巴巴地用眼神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既然来了，就登了顶再走。”宋家文也说人定胜天，邱雪的表情立刻无比坚定：“英雄所见略同！”

在班长和支书的带领下，4班剩余的同学发起了登顶行动。

半小时的艰难跋涉后，才知道所谓的顶峰不过是几根铁栏围起的一座小平台。十几个最后的英雄争相挤到平台上，在渐密的雨点中尽情享受着一览众山小的惬意。

“女生比男生多一个！”邱雪得意洋洋。

“怎么没见着江涛啊？”丁小彤说。

“该不是一个人掉下山崖了吧？”不知是谁接茬，小彤的脸一片惨白。

半晌，林箐伸手指向远方一片浓雾：“看，那是什么？”

浓雾之中露出一角飞檐，像是座庙宇式的建筑，巍然屹立在那山峰之

上。

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顶峰！”

无论从高度还是从排场来看，那儿都比这座小平台像是真正的顶峰。原来大家在盲目中走错了路，攀到了这个无名的小岔儿，还自我陶醉地以为登了顶。

豪迈立刻被沮丧取代了。雨越下越大，我们决定放弃登顶，立即下山。

山雨的脾气真是暴烈，我和邱雪相互搀扶着，在转眼不见人影的雨雾中摸索前进。只听班长不知在什么方位扯着嗓子喊道：“每个男生负责一个女生，不要走散，一共 15 个人——在刚才的山洞集合——”不愧是领袖，这种时刻，男女搭配的点子实在是高。

“那还多出一个女生没人照顾啊？”邱雪没头没脑来了一句，一抬头隐形眼镜被雨水冲掉了一只，立马怔在了原地。

这世界上多衰的事都能叫邱雪赶上，而且衰得没有任何道理，这是我两年来总结出的一条真理。

邱雪要是没了眼镜，估计跟鼯鼠视力差不多。我在飞溅的泥水里翻找了半天，连镜片残骸也没找着。

“是不是冲到下游去了？”

我们跟随水流一路找下去，还是一无所获。

“算了，反正拣回来也不能用了，快跟韩放一起下山吧。咦？韩放呢？”

韩放刚才还背着包包跟在我们后面呢，这会儿却不见了。

“韩放——”

“韩放——”

.....

周围除了“哗哗”的雨声就只剩下对方的喘息。

“韩放——”

“韩放——”

连韩放的脚印都没找着。

一样的月光

邱雪蒙了，跟筛糠似的抖个不停：“韩……韩放哪儿去了？我的衣服还……还在背包里，他怎么还不过来负责咱们呢？是不是自己走了？”

“不会吧，怎么说他也是一男人啊，哪能那么不江湖。我们回到刚才大家散开的地方去找，一定找得到！”我抓过邱雪的手朝上坡路寻回去。可天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误入了时空隧道，攀爬了很久，前后左右只有冰冷的雨疯狂拍打着，周遭树木纵横交错，毫无破绽，我都快看出三维来了，也没找到退路。泥水透过了鞋袜，冰冷黏腻地贴在脚上，可我清楚记得上山时走的是干净的石阶。

恐怖的感觉铺天盖地压将下来，我们迷路了。在这叫天不灵，叫地不应

的地方，恐怕今几个坠崖的会是我

和邱雪了。

“该该……该死的韩放，背着我的包跟谁跑了？外套、吃的，还有手机都在包里搁着呢，我连杀了他的心都有！”邱雪在雨幕中抱着肩膀，跟拍琼瑶电影似的雨泪交流。

“等他们找来，我们早冻死了！”

我把湿透的风衣脱下来裹在邱雪身上，立刻体验到了筛糠的感觉。邱雪挣扎着站起来，死活要把衣服披回我身上。

推搡中，我脚下一滑连人带衣服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在邱雪的尖叫声中，“咣啷”一声又被一棵小松树拦腰截住了，几个硬物接连砸在了身上。就着泥水拾起一颗，举到眼前一看，原来是颗大松塔。邱雪连滚带爬地扑到我身边，满脸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正滴滴答答顺着下巴往下淌，见我手里举着颗松塔，又忍不住笑了。邱雪又哭又笑的样子真是滑稽，睫毛都打绺儿了，跟梦露似的。

我们合披着那件风衣在小松树下蹲着，任由雨水冲刷。

“卓然，你说松峰山有狼吗？”谁要说邱雪不是个面瓜我跟谁急。

……

“卓然，你说现在有没有晚上7：00？”看来这丫头已经彻底晕菜了，都开始一阵阵地糊涂了。据我的冷静估计，现在也就下午4点左右。可是所谓夜长梦多，此地绝对不宜久留，再被邱雪折磨一会儿，我也得晕菜。

我英勇地站了起来，拉着邱雪朝下坡走去。脚下淌着如出一辙的烂泥，身边掠过大同小异的树木。

不知跋涉了多久，摔了多少跤，前方忽然开阔了，一条山路正蜿蜒在不远处。邱雪跪在地上大喊：“这不是来时的山洞吗——”

果然，从我们脚下传来了人声。

低头一看，原来我们已经站在山洞顶上了。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邱雪带着哭腔喊道：“班长——”

宋家文带着大家冲出洞来，七手八脚地把我和邱雪两个泥球抬进了山洞。洞里已经有13个人，就差我们俩了。所有人都被浇成了落汤鸡，而我和邱雪无疑是最狼狈的。邱雪浑身上下都是泥，头发里插满了松针，身上那件我最心爱的风衣也刮了个大三角口子。再低头看看我自己，白T恤上的泥巴都被雨水稀释了，一圈圈跟蜡染似的，还往下滴着黄泥汤。胳膊一阵钻心痛，翻过来一看，肘上翻开一道血口子，都被泥水泡囊了。

邱雪“哇”的一声哭了。林箬和小彤她们连忙扔下毛巾，到处去找纯净水。学姐发出一声夸张的尖叫，“嗖”地蹿到了杨光身后。我忍着痛在心里骂了句：“没见过世面的城里妞！”可扫了一眼后居然发现了微妙的变化：不但学姐披着杨光的外套，校花披着路晓滨的外套，温冰居然也披着韩放的外套在那儿小鸟依人。明明看见她上山时穿着自己外套的。

而韩放，敢情，撒下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外班的漂亮女生。我家“吐噜”都比他有责任心，在街头追漂亮小母狗的时候跑出个几十米还得乖乖迂回到我脚前，可韩放，把两个花样年华的女孩子就这么丢在深山老林里，自己撒丫子跟一漂亮美眉跑了，跑得那叫一个决绝，这帮子弟到底有没有人性？

“韩放你死哪儿去了？我和卓然差点儿冻死在山上！把背包给我拿来！”邱雪蓬乱着头发狂喊的样子活像个泼妇。